



蘇辛的四首中秋詞

● 張垣鐸*

在唐宋詞的領域裡，北宋的蘇軾與南宋的辛棄疾一向相提並論，被視為豪放詞的代表作家，東坡開豪放詞的先河，稼軒繼承他的餘緒，發揚光大，使豪放詞的聲勢幾乎凌駕婉約詞之上。宋·劉辰翁〈辛稼軒詞序〉：

詞至東坡，傾蕩磊落，如詩如文，如天地奇觀，豈與羣兒雌聲學語較工拙，然猶未至用經用史，牽雅頌入鄭衛也。自辛稼軒前，用一語如此者，必且掩口。及稼軒橫豎爛熳，乃如禪宗棒喝，頭頭皆是，又如悲笳萬鼓，平生不平事並卮酒，但覺賓主酣暢，談不暇顧，詞至此亦足矣……嗟乎，以稼軒為坡公少子，豈不痛快靈傑可愛哉。¹

但是兩者之間，因為置身的時代背景不同，先天的性情襟抱有別，以及後天的學養思想異趣；使得二人面對自然界一切物象與人世間一切事象，無論是現實中存在的實象，或想像中非實有的假象，甚或古典中歷史的事象；²在視野、感發、以及取材、組織、表達方面，都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，譬如同幹異枝之樹，同源異流之水，終有各自的面貌神態，從而型塑出彼此迥然不同的風格特色。總體來講，東坡詞放曠通達，稼軒詞豪勇悲壯。清·周濟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：

世以蘇、辛並稱，蘇之自在處，辛偶能到；辛之當行處，蘇必不能到。二公之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¹ 唐圭璋主編：《詞話叢編》第五冊，（臺北市：廣文書局），1970年1月，頁2。

² 參見葉嘉瑩：《唐宋詞名家論集·論辛棄疾詞》，（臺北市：國文天地），1987年11月，頁371。



詞，不可同日語也。³

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：

蘇、辛並稱，然兩人絕不相似。魄力之大，蘇不如辛；氣體之高，辛不逮蘇遠矣。⁴

東坡心地光明磊落，忠愛根於性生，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。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，而機會不來，正則可以為郭、李，為韓、岳；變則即桓溫之流亞，故詞極英雄而意極悲鬱。蘇、辛兩家，各自不同。⁵

東坡詞全是王道，稼軒則兼有霸氣，猶然不悖於王也。⁶

稼軒求勝於東坡，豪壯或過之，而遜其清超，遜其忠厚。⁷

周濟所謂「自在處」，陳廷焯所謂「氣體之高」、「王道」、「清超」，指的正是東坡詞「放曠通達」的特質；而「當行處」、「魄力之大」、「吞吐八荒之概」、「霸氣」，指的也正是稼軒詞「豪勇悲壯」的本色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一針見血地指出：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捧心也。⁸

什麼叫做「曠」？什麼叫做「豪」？鄭騫說：「曠者，能擺脫之謂；豪者，能擔當之謂」。⁹能擺脫，所以凡事總由窄處往寬處想，不被外物所束縛牽累，經常用一種放曠通達的心態面對塵世間的一切，求得自身的安頓，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融成一片，亦真亦幻，亦幻亦真，甚至於脫盡塵垢，超然物外，縱情大化，無往而不可，無適而不得。境遇迥邐，卻處之泰然，即使橫遭讒間，遠謫邊荒，飽嘗理想幻滅，壯志難酬，去國離鄉之苦，也都能哀而不傷，安然自在。因此「措語忠厚，寓意高遠」，¹⁰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，「清雄夔乎，軼塵絕迹」，¹¹「風流標格，具神仙出世之姿」。¹²

³同1，第五冊，頁1627。

⁴同1，第十一冊，頁3086-3087。

⁵同4，頁3955。

⁶同4，頁3989。

⁷同4，頁4002。

⁸同1，第十二冊，頁4252。

⁹鄭騫：《景午叢編》上編〈漫談蘇辛異同〉，（臺北市：中華書局），1972年1月，頁268。以下有關「曠」、「豪」的詮釋，一併參酌鄭騫的見解，頁267-275。

¹⁰陳廷焯：《白雨齋詞話》：「東坡寓意高遠，運筆空靈，措語忠厚」，《詞話叢編》第十一冊，頁3086-3087。

¹¹王鵬運：《半塘老人未刊稿》：「蘇文忠之清雄，夔乎逸塵絕迹，令人無從步趨。蓋霄壤相懸，寧止才華而已，其性情，其學問，其襟抱，舉非恆流所能夢見。詞家蘇辛並稱，其實，辛猶人境也，蘇其殆



能擔當，所以凡事總由寬處往窄處想，越想越窄，甚至窄到無地自容，無處可走，卻仍能以一種豪邁執著的氣概，挺然特立，昂首闊步，如松柏之凌霜傲雪，不向環境屈服，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為真實。面對朝廷的畏敵避戰，主和偏安；權臣的文恬武嬉，遏壓擯斥；自己的沉淪下僚，廢退閒居；以及江山的陸沈未復，百姓的磨難苦痛，總是耿耿於懷，憂憤難消。因此「措語激昂，鞞鞞鏗鏘」，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，「橫絕六合，掃空萬古」，¹³有時「不免劍拔弩張，不可一世」。¹⁴

本文針對質性相同的素材，選錄蘇、辛的四首中秋詞加以解析，來闡明二人間的這種差異，或者說特色。

一、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兼懷子由

蘇東坡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唯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二、西江月 黃州中秋

蘇東坡

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新涼？夜來風葉已鳴廊，看取眉頭鬢上。酒賤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雲妨。中秋誰與共孤光？把酒淒然北望。

三、木蘭花慢 滁州送范倅

辛稼軒

老來情味減，對別酒，怯流年。況屈指中秋，十分好月，不照人圓。無情水都不管，共西風只管送歸船。秋晚萼籬江上，夜深兒女燈前。征衫，便好去朝天。玉殿正思賢。想夜半承明，留教視草，卻遣籌邊。長安故人問我，道愁腸殢酒只依然。目斷秋霄落雁，醉來時響空弦。

四、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

辛稼軒

仙乎」，見龍沐勛：《東坡樂府箋·東坡詞評》引，（臺北市：華正書局），1978年9月，頁9。

¹² 劉熙載：《詞概》：「風流標格，學坡詞者，可從此領取。」又曰：「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」，《詞話叢編》第十一冊，頁3772。

¹³ 劉克莊：〈辛稼軒集序〉：「公所作大聲鞞鞞，小聲鏗鏘，橫絕六合，掃空萬古，自有蒼生以來所無」，見辛啟泰原輯、鄧廣銘校補：《稼軒詩文鈔存》附錄二，（臺北市：長安出版社），1975年9月，頁2。

¹⁴ 陳廷焯：「稼軒詞著力太重處，不免劍拔弩張」，《詞話叢編》，頁3815；彭孫適：《金粟詞話》：「稼軒之詞，胸有萬卷，筆無點塵，激昂措宕，不可一世」，《詞話叢編》第二冊，頁709。

一輪秋影轉金波。飛鏡又重磨。把酒問姮娥：被白髮，欺人奈何？ 乘風好去，長空萬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、清光更多。

中秋，是一個讓人格外想念家園，想念親友，觸目感懷的日子，東坡、稼軒的這四首中秋詞也不例外。

〈水調歌頭〉一詞，是東坡在北宋神宗熙寧九年密州知州任上寫的作品，那年，東坡四十一歲。中秋節晚上，他通宵暢飲，直到天亮，大醉中，想念在濟南作官的弟弟子由，兄弟相距不遠，卻無緣共賞月色，歡度佳節，不禁百感交集。想起小時候一起讀書，一起遊樂，一起隨父親進京考試，他們意氣風發，想憑藉滿腹才學，妙手文章，輔佐明君，富國安民。他們深知宦海無情，貴賤由人，因此許下諾言，理想完成後，早日告老回鄉，共度餘生。想不到中了進士，開始作官以後，兄弟聚少離多，自己一度捲進黨爭的漩渦，好不容易脫身，在杭州過了一段悠閒愜意的日子。為了與弟弟有更多相處的時光，於是向朝廷請求，調任密州，不意公務繁重，兄弟難得見面。仰望中秋皓月，俯視滿地清輝，手足分離之思，境遇顛沛之感，齊湧心頭。

詞上片寫「中秋歡飲達旦，大醉」，下片寫「兼懷子由」，層次井然，想像奇特，筆調空靈。起筆化用李白〈把酒問月〉「青天有月來幾時，我今停杯一問之」詩句。接著幻想進入月宮，遠離塵世的一切是非恩怨種種煩惱，可又恐碧海青天，廣寒宮冷，淒清孤寂，寸心沒個安頓的地方。如此，還不如滯留凡塵，在是非恩怨種種煩惱的鍛鍊中，體悟領受人間的溫暖和光熱。下片望月抒懷，經由月光游移斜照的動作，道出通宵無眠的掛念。時間流逝，千思萬慮都在「朱閣」、「綺戶」的美景布幕上投映出「何事長向別時圓」的不解愁怨與酸楚。但東坡畢竟善於「以順處逆」，「以理化情」，筆鋒一轉，當他了悟「陰晴圓缺」、「悲歡離合」乃是自然人生亙古不變的現象，人是無法掌控，隨心更易的命定。那麼，與其傷離怨別，倒不如坦蕩以對，珍惜有限的生命，用壽全康寧的心，在溫柔嬋娟的月色中，重燃親情家國的聖火。

整首詞抑揚頓挫，一波三折。讀來，但覺「清曠超逸，飄飄欲仙」，¹⁵彌見其曠達的襟懷與風格。

¹⁵語見曾棗莊：〈蘇辛詞的異同〉，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九輯，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），2000年8月，頁137。



〈西江月〉一詞，是神宗元豐三年，東坡被貶至黃州後的第一個中秋所寫的作品。上片感傷世事如夢，人生短暫，在險惡的政治屠宰場幾經浮沈，眉鬢盡白，而功業無成，點點滴滴，多少悔悟，都付與穿廊而過的風聲落葉。下片悲憤被貶黃州，因待罪之身而「酒賤客少」、「誰共孤光」，一切都肇源於「月明雲妨」。「常」字加上「多」字，將炎涼的世態，冷暖的人情、以及讒間的阻擯、政治的醜暗，毫無保留地傾洩而出。但末句一個大翻筆，於「把酒淒然」的感傷悲憤中「北望」，東坡依舊永不死心，永不絕望，永不棄離，他對朝廷、國政、君上、百姓，仍然款款忠蓋，寄以厚望，倍見其溫厚曠達。楊湜《古今詞話》：

東坡在黃州，中秋夜對月獨酌，作〈西江月〉。坡以讒言謫居黃州，鬱鬱不得志，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懷。然一日不負朝廷，其懷君之心，末句可見矣。¹⁶

這正是東坡「心地光明磊落，忠愛根於天性」，所彰顯出來的一種超曠平和的詞風。

〈木蘭花慢〉一詞，是南宋孝宗乾道八年秋天，稼軒在滁州知州任上所寫的作品。這年稼軒三十三歲，奉表南歸已經十一年了。他是一個規恢有遠略，志在「滅金復宋」的英雄豪傑，本以為南歸後，能得到朝廷的重用，一展長才，完成大業。無奈十一年來，沉淪下僚，在簽判、通判職上轉來換去，雖然乾道六年三十一歲時，曾上〈九議〉給在采石磯大敗金兵的宰相虞允文而升遷為司農主簿，但未能參與肩負軍政大計。八年春，調任滁州知州，到官之日，周視郭郭，整箇滁州遍地荒墟。稼軒於是招撫流民，放寬征賦，屯田練兵，剏繁雄館招來四方遊客，又揭奠枕樓用作人民遊樂之所。不到幾個月，滁州已成亂世桃源，井邑清明，閭閻繁夥，商旅坌集，人情歡愉。¹⁷雖然，他有這麼出色的政績，卻不能滿足他的抱負，他想的是如何恢復中原，驅逐金寇，重建家國，而朝廷委任給他的只是一箇知府，這未免大材小用，他心中的鬱悶不遇可想而知。這一年秋天，他的部屬范昂通判任滿，奉詔返京，稼軒作此詞送行。¹⁸

¹⁶ 楊湜：《古今詞話》語，見曾棗莊主編《蘇詞彙評》引，（成都：四川文藝出版社），2000年1月，頁65。

¹⁷ 崔敦禮：《宮教集·代嚴子文滁州奠枕樓記》記載辛棄疾在滁州知州任內政績，見鄧廣銘：《辛稼軒年譜》引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），1997年5月，頁41。

¹⁸ 〈木蘭花慢滁州送范昂〉，採用朱德才說法，見朱德才：《辛棄疾詞選》，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），1988年，頁11。



上片藉酒筵送行，感嘆流光匆匆，年未老而心已衰，心所以衰老者，只因「滅金復宋」的壯志未能實現。偏偏在這中秋月色正好的時節，部屬范昂又任滿準備坐船回京；稼軒忍不住責怪江水西風的無情，不知人世別離的愁苦。「秋晚」二句，設想范昂舟行遙念家鄉的美味而歸心似箭的鄉思，以及返抵家園後兒女承歡膝下的天倫至樂。情真意切，倍覺稼軒溫情的一面，以及他與部屬間融洽和睦的關係。下片想像范昂回京後，蒙朝廷器重的情景，文治方面，替皇上起草詔書；武功方面，受命籌劃邊境禦敵的軍務；充滿著對范昂的勗免肯定。實際上，稼軒是借范昂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，這不正是他一生的夢想期許抱負壯志嗎？所以寫來，格外豪氣逼人。末四句設辭問對，化用戰國更羸扯響空弦，使受傷未癒的失群孤雁聞聲驚嚇，振翅高飛，以致傷口迸裂，血流墜地的典故，來傳達自己憂讒畏譏，英雄失志，請纓無門的悲壯鬱悶的情懷。

〈太常引〉一詞，是孝宗淳熙元年八月，稼軒在江東安撫司參議官任上所寫的作品。這年稼軒三十五歲，奉表南歸已經十三年了。十三年來，稼軒永遠沒有忘記「滅金復宋」的初衷壯志。他屢次向朝廷上疏，提出「規恢有遠略」的計畫，如〈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〉、〈議練民兵守淮疏〉、〈美芹十論〉、〈九議〉等。可是朝廷偏安苟和，以為「南北有定勢，吳楚之脆弱，不足以爭衡於中原」，泄沓柔靡，醉生夢死，置國仇家恨於膜外。稼軒親眼目睹金人的暴虐與淪陷區同胞的苦痛磨難，面對舉朝癱軟怯弱的現象，總有一種「恨鐵不成鋼」的憤懣激越，所以經常振臂高呼：「滅金第一」，「復宋至上」；因而導致文官武將對他的不滿排擠抑遏。

詞上片寫秋影流波，飛鏡懸空，一片光燦，把酒問月，白髮奈何欺人。想像奇特，文采飛揚。「白髮」句，隱寓「壯志未酬而流光飛逝」的憤慨。下片出人意表，乘風直上，遨遊萬里長空，他不是躲進瓊樓玉宇的月宮，逃避河山淪陷的現實，而是要砍盡阻礙月色澄明的婆娑桂林，讓清輝普照大地。好比他一向堅持執著抗金備戰的原則，剷除朝廷一切反對「滅金復宋」的權奸罪臣，驅逐金虜，收復失土，解民倒懸，還我錦繡江山。整首詞，瀟灑著無比雄闊磅礴的氣象，以及豪勇勃發的神采，正是稼軒詞「豪壯」本質的佳作。

此外，東坡在貶謫黃州，環境極端憂苦之際；卻能透過風雨歸途中，乍見的夕照





，表明自己不畏風雨，不懼橫逆，樸實高潔，飄然超塵的曠寬坦蕩之胸襟：

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屨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（定風波）

其〈無愁可解〉一詞，則直透脫得將一切悉數丟棄，連曠寬坦蕩之胸襟，亦一併拋開：

光景百年，看便一世，生來不識愁滋味。問愁何處來，更開解箇甚底？萬事從來風過耳，何用不著心裡？你喚做展卻眉頭，便是達者，也則恐未。此理、本不通言。何曾道、歡遊勝如名利。道即渾是錯，不道如何即是？這裡元無我與你，甚喚做物情之外？若須待醉了、方開解時，問無酒、怎生醉。

稼軒春則為花憂風雨——「今歲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風雨無憑準」；¹⁹秋則為月愁浮雲——「快上西樓，怕天放浮雲遮月」；²⁰觸目縈懷，盡是阻礙重重，充滿身世家國的悲感，所謂：

江頭未是風波惡，別有人間行路難。²¹

窮自樂，嬾方閑。人間路窄酒杯寬。²²

難、窄至何地步？稼軒有詞曰：

人間反覆成雲雨，鳧雁江湖來又去。十千一斗飲中仙，一百八盤天上路²³

於是，他只有藉酒澆愁一路可行：

近來愁似天來大，誰解相憐？誰解相憐，又把愁來做箇天。都將今古無窮事，放在愁邊。放在愁邊，却自移家向酒泉。²⁴

然則，醉終有清醒的時候，畢竟不能永遠逃避既存的事實。當他醉醒之際，面對

¹⁹ 〈蝶戀花〉「今歲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風雨無憑準」，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註》，（臺北市：華正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80年8月，頁193。

²⁰ 〈滿江紅〉「快上西樓，怕天放浮雲遮月」，同19，頁180。

²¹ 〈鷓鴣天〉「唱徹陽關淚未乾，功名餘事且加餐。浮天水送無窮樹，帶雨雲埋一半山。今古恨，幾千般，只應離合是悲歡？江頭未是風波惡，別有人間行路難」，同19，頁185。

²² 〈鷓鴣天〉「秋水長廊水石間，有誰來共聽潺潺？羨君人物東西晉，分我詩名大小山。窮自樂，嬾方閒，人間路窄酒杯寬。看君不了癡兒事，又似風流靖長官」，同19，頁359。

²³ 〈玉樓春〉「人間反覆成雲雨，鳧雁江湖來又去。十千一斗飲中仙，一百八盤天上路。舊時楓落吳江句，今日錦囊無着處。看封關外水雲侯，剩按山中詩酒部」，同19，頁481。

²⁴ 〈醜奴兒〉「近來愁似天來大，誰解相憐？誰解相憐，又把愁來做箇天。都將今古無窮事，放在愁邊。放在愁邊，却自移家向酒泉」，同19，頁497。

漫天欺壓而來的愁緒，情將何以堪耶？

東坡是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的達人；稼軒則為「人間反覆成雲雨」的狹者。東坡是「光景百年，看便一世，生來不識愁滋味」之「無愁可解」的人；稼軒則是「近來愁似天來大」之「識盡愁滋味」之欲語還休的人。東坡是「若須待醉了、方開解時，問無酒、怎生醉」的高人；稼軒則是慨嘆「人間路窄酒杯寬」，而思「移家向酒泉」的塵夫。

綜上所述，東坡、稼軒面對同一題材，由於時代背景不同，性情襟抱有別，學養思想異趣，其詞作竟呈現如此迥異的風格面貌。根據吾人分析的結果，正可以靜安先生「蘇曠辛豪」一語加以概括。

